

《文心》「生言」「博徒」課題證詮

林顯庭*

劉勰著《文心雕龍》，於古代重要典籍之纂成由來及地位，析論甚精，常有獨到之眼光與切中之意見；但有時用言簡切，立詞闢新，致生艱義；後人於艱處浮泛解之，復增滯礙；〈宗經篇〉說：「《禮》採掇生言，莫非寶也」、〈辨騷篇〉說：「《楚辭》乃雅頌之博徒」，其中「生言」「博徒」，詞雖簡新，於義則艱，蓋深含典故，已成「術語」，不容浮面求解，或改動字眼，交代了事。

坊間多本註解《文心》之書，於「生言」「博徒」二詞，率採浮泛或望文生義式做解，頗不洽愜，甚至有強改原文字眼以迎合其說者；故不揣固陋，於此二處，費思加意，予以證詮；謹藉哲刊一角披露之，以就教於中外之「《龍》學」學者。

壹、關於《禮》「採掇生言」之課題

《文心雕龍·宗經第三》：

「《禮》據事制範，執而後顯；採掇生言，莫非寶也。」

此謂，諸《禮》皆據正式祀典中之儀式，製成範準，供人依之執行以重顯典禮遺風；範準中採錄當日贊禮人員唱頌詠讚之言辭，這些言辭都是編禮學家眼中的創作

* 本文作者是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。

瑰寶。

按，《稱謂錄·贊禮》：「贊禮者為禮生。」又，《六部成語·禮部·禮生·注》：「祭祀聖廟及先賢祠堂，在旁提唱起跪叩首諸儀之員，曰禮生。」¹ 則所謂「生言」，指贊禮禮生之言辭，意思明暢，本無問題；而坊間諸註釋《文心》之書因不明「生言」之意指；又見唐代手寫本作「片言」，以「片言」較「生言」易解，遂率爾逕改「生」為「片」，而釋「生言」為片段、零星之言。²

事實上，三《禮》，尤其是《儀禮》與《禮記》(含大戴記、小戴記)都是編纂出來的作品，它們的編者采集、搜羅了春秋戰國到西漢之間，社會各階層舉行典禮、儀拜活動時，在場之禮家對典禮過程所記之實錄，加以整編而成為禮書，所以現場感十足(尤以《儀禮》為然)；而且它是可逆，亦即可以按照文字所記載的儀節、言動，重新排演若干次的。每次的排演都顯現出古禮的本真與全體贊禮人員的團隊精神。

凡典禮儀式，在人員上，少不了主、賓、執事人員，

¹ 清，梁章鉅《稱謂錄》，光緒十年刊本，卷廿八，頁廿二。《六部成語》，199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據道光廿二年刊本排印，頁224。
(編者在「前言」謂：光緒末有註解本出，注者无考。見頁40)

² 范文瀾《文心雕龍註·宗經篇》第廿五條「生言，唐寫本作片言，是。」以下坊書對「生言」之註解皆依同范注，而譯文分別是：
(1) 龍必銀《文心雕龍譯注》譯作「片言隻字」，1996，台北古籍出版公司，頁26。
(2) 羅立乾《文心雕龍新譯》，作「片言隻字」，1994台北三民書局，頁38。
(3) 周振甫《文心雕龍譯注》，作「片言隻字」，1992，台北錦綉出版公司，頁55。

後兩者即所謂的「禮生」；在動作上，少不了進退、升降、揖拜以及文辭應對。文辭應對是臨時起意而脫口拚喧的嗎？當然不是，它必須事先寫好、預先交予各角色人員背誦熟記的；而這份撰寫應對文辭之工作，通常交由「禮生」中通曉文義者負責，或由全體「禮生」共同議定；總之，在典禮現場由贊禮人員頌出能張顯典禮意義、凝聚虔信氣氛、引領揖拜動作、昂勉受禮主角心向的應對文辭，即是「禮生之言」，簡稱「生言」，這些「生言」，在編禮學家（比如戴德、戴聖）眼中，當然「莫非寶也」，而會儘量採錄到禮書中去的。

茲舉二例以供參明：

一、〈儀禮·士冠禮〉：

冠之日，主人紿而迎賓。拜，揖讓。……戒賓曰：

「某有子某，將加布于其首，願吾子之教之也。」

賓對曰：

「某不敏，恐不能共事，以病吾子；敢辭。」

主人曰：

「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。」

賓對曰：

「吾子重有命，某敢不從？」

宿曰：

「某將加布于某之首，吾子將蒞之，敢宿？」

賓對曰：

「某敢不夙興？」

始加。祝曰：

「令月吉日，始加元服。棄爾幼志，順爾成德。壽考惟祺，介爾景福。」

再加，曰：

「吉月令辰，乃申爾服。敬爾威儀，淑慎爾德。眉壽萬年，永壽胡福。」

三加，曰：

「以歲之正，以月之令，咸加爾服。兄弟具在，以成厥德。黃耆無疆，受天之慶。」

醴。辭曰：

「甘醴惟厚，嘉薦令芳。拜受祭之，以定爾祥。承天之休，壽考不忘。」

醯。辭曰：

「旨酒既清，嘉薦亶時。始加元服。兄弟具來，孝友時格，永乃保之。」

.....

字。辭曰：

「禮儀既備，令月吉日，昭告爾字；爰字孔嘉，髦士攸宜。宜之于假，永受保之。曰：『伯某甫』（仲、叔、季，唯其所當。）³」

此中，顯然把士冠禮舉行當天，主賓雙方間的對話，以及賓對加冠者之叮嚀、勉勵，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；言辭間展現著溫文敬雅之風範，尤其是賓所頌的加祝辭、醴辭、醯辭、字辭，更顯飽學、文雅、幹練、敬誠之懿範，無怪乎禮學研究者、禮書編纂家要視它們是

³ 《儀禮·士冠禮第一》，清阮元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卷三，頁五～九。

「寶」，而加採錄、編入禮書之中。

二、《大戴禮記·公冠（公符）》：

成王冠，周公使祝雍祝王，曰：「達而勿多也！」祝雍曰：「使王近於民、遠於年、壽於時、惠於財，親賢使能。」……

（祭天辭）皇皇上天，照臨下土：集地之靈，降甘風雨，庶物群生，各得其所。靡今靡古，惟予一人（某）敬拜皇天之祐。

（祭地辭）薄薄之土，承天之神，興甘風雨，宿卉百穀，莫不茂者，既安且事，惟予一人（某）敬拜下土之靈。

（迎日辭）維某年某月上日，明光於上下，勤施於四方，旁作穆穆。惟予一人（某）敬拜迎於郊。⁴

祝雍，周公替周成王行加冠禮時，所任用之贊禮要員一太祝，廣義上亦所謂「禮生」之一。其祝成王加冠之辭，簡潔而有力，受當日禮儀觀察者之注意而加以記錄，到了西漢更被禮書編纂學家戴德（大戴）視為珍寶，而編入《禮記·公冠篇》中。至於篇末所附之祭天辭、祭地辭、迎日辭三首，作者不詳是哪位禮生，但戴德等

⁴ 《大戴禮記·公符第七十九》，台灣商務四部叢書本，第三冊，頁二（總頁67）。

仍視之爲寶，而不憚煩地加以採掇，附錄於〈公冠〉篇之末。這更證實了劉勰所強調的《禮》確實採錄了不少禮生之言，而且「莫非寶也。」

坊間諸多《文心》解本或讀本，因不解「生言」是指禮生之言辭，而率爾逕改「生」爲「片」，以爲《三禮》所採掇的都是周秦間各式典禮殘留的一些片段、零星之言。但從上述《儀禮·士冠禮》以及《大戴禮記·公冠》之文字，可看出所採掇的竟是全場從頭到尾所有的祝賀、贊勉之言，并非片段，也不零星。遽把「生言」改爲「片言」，恐不適妥。⁵

貳、關於《楚辭》「乃雅頌之博徒」的課題

《文心雕龍·辨騷第五》：

「楚辭者，體憲於三代，而風雜於戰國，乃『雅、頌』之博徒，而詞賦之英傑也。」

此謂，《楚辭》之內涵，有稟承三代溫良敦實文風的一面，也摻雜戰國百家縱橫、誇飾風氣的另一面；憑此，它拓延了《詩經》「雅頌」之正健精神，也開啓了漢賦之英茂規模；這幾句話分明對《楚辭》之內涵與地位給出了極正面之評價。但，「博徒」一詞，古籍中不

⁵ 雖然改「生」爲「片」的人，看似握有一個證據，即唐手寫本作「片」。但既是「手寫本」，在抄寫時，因手誤而把「生」抄爲「片」字的可能性也很大；不能只據一個「唐寫本」，便要改通行已久、校刊妥善之「黃叔琳校本」之文字。范氏亦自承其書依據黃氏校本爲主；唯一遇唐寫本有與黃本別異時，則設法加說而改宗唐寫本。但，所謂「寫本」，手誤之可能性豈不更大？應予省思。

多見，且「博」字易予人產生賭博之聯想，導致坊間眾多注解《文心》之書，於「博徒」一詞，率指向負面之解訓，綜計坊間解讀或翻譯《文心》之書，於「博徒」二字之釋義，大要歸為三大類：

- 1、「人之賤者」，如范文瀾《文心雕龍注·辨騷五》之注十七。頁 54。
- 2、「浪子」，如趙仲邑《文心雕龍譯注·辨騷》之譯文第三段末行。頁 37。
- 3、「賭徒」，如羅立乾《新譯文心雕龍·辨騷》第二段之注釋 42。頁 68。

但這三類解釋都係負面義或貶義；跟全句合起來看，意思就成了：

「楚辭是把雅頌家產坑光、輸光、敗光的賤人、浪子或賭徒。」

然而，這樣的說釋，合乎整段文字要給予楚辭一個恰當的文學史地位之用意嗎？恐怕還需另尋新解才是。

按，劉勰在《知音篇》中提到西漢的游俠樓護，而說「**彼實博徒**」⁶。樓護，《漢書》列在《游俠傳》裏，與大俠劇

⁶ 范文瀾《文心雕龍注》本，頁 714。1971 年，臺北，明倫書局影民初排印本。

孟、郭解等同傳；可見劉勰使用「博徒」一詞時，是把定義放在「俠者」這一層面；又按，《史記·袁盎傳》：有「劇孟博徒」一句，裴駟的〈集解〉引三國如淳曰：「博盪之徒」⁷；「博」為博鬥、博戰之意；「盪」有衝擊、排盪之意，「博盪」二字，乃有博戰、衝盪之意；則「博盪之徒」應指擅長肉博突圍之士。

以上諸資料，若綜合起來看，「博徒」指平時喜于角力場與人相撲、角鬥，而戰時擅于衝鋒、盪陣、突圍之力士或勁俠。

那麼，劉勰說楚辭「乃雅項之博徒」，意在指出：

《楚辭》在《詩經》的創作生命力式微而陷入困窘（指文體疲敝、創作力消退衰微）之時，以新興、充沛之文體與創造力，替「雅頌」衝出一條生路，讓敦厚健正之精神不致凋蔽，而使「雅頌」的香火（胤脈）得另闢園地、繼續發揮。

這樣的解法，始合乎〈辨騷〉全篇多處肯定《楚辭》繼承《詩經》敦健精神、延續「雅頌」淳雍血胤之文學史地位。這幾處文字，計有如下五條：

- 1、自風雅寢聲，莫或抽緒；奇文鬱起，其離騷哉！
固已軒翥詩人之後，奮飛辭家之前。
- 2、去聖之未遠，而楚人之多才。

⁷ 《史記·卷一百一袁盎傳》，民 58 年廣文書局影乾隆四年校刊本。頁六。總頁 1117。

- 3、詩人提耳，屈原婉順，離騷之文，依經立義。
- 4、漢宣嗟嘆，以為皆合經術；揚雄諷味，亦言體同詩雅。
- 5、憑軾以倚雅頌，懸轡以馭楚辭，則顧盼可以驅辭力，咳唾可以窮文致。

另外，還有一解，也頗合乎劉勰肯定《楚辭》對「雅頌」有拓廣上的貢獻之意。此即：「博徒」這種人，專喜對別人提出的主題做出廣說，推廣此主題之意義介面，使此主題之底蘊充份發揮或張顯另類之角度者。

這種人，身份上並非提出該主題者的弟子；只因個性上好俠、好事，基于熱腸、義抱，自動闡揚該主題之意義介面。這種人在風義上，亦得入俠士之列，專屬文壇、說壇上之俠客。

此情況，取例譬之，猶如孔子作《春秋》後，七十二弟子未有弘傳者，至戰國時公羊高、穀梁赤始撰文廣弘《春秋》中有關「三世」、「三統」、「內外」、「一字寓褒貶」等微義；又如：梁僧祐編《弘明集》，採錄由漢迄梁佛教傳法之事蹟及文案，至唐釋道宣續編《廣弘明集》，更擴廣采錄之層面，篇幅倍增；又如：清初包世臣撰《藝舟雙楫》，專講書法、繪畫之藝法，而偏在繪畫；至清末康有為繼撰《廣藝舟雙楫》，於書畫之藝理皆有所增益，而對包書所提之技法、賞法亦推廣周盡。此皆隔代之後起者義務推廣前人主題，而非同代以家法做出直線傳承之類。

但，公羊高、穀梁赤、釋道宣、康有為等人，吾人並不肯視之為「博徒」，何以故？以其有完整之繼作成果，足以證示學風上之關聯；而《楚辭》乃南方民族在春秋戰國獨自發展之文學，本只為了表現自己之體裁，張弘自己之文學生命，不意在創作風格或筆法上，揮洒出了與《詩經》一樣的敦淳正健之內涵，且熱力、藻韻、勇情過之。於是把將要凋零的「雅頌精神」承繼過來，繼續加以推廣、發揚。它與北方文學的《詩經》本無淵源，卻能推廣或拓延該書之精神，合乎文壇上的「博徒」之定義。

現在，剩下的問題是，劉勰在〈知音〉中說西漢樓護是「博徒」，則《漢書·游俠傳》裏的樓護須是擅長以說辭、文義讓人竦信尊服，如此，才可說〈辨騷〉中的「博徒」與〈知音〉中的「博徒」是同一義的；否則劉勰對一個「名詞」的使用，豈不前後不一致嗎？

吾人試看《漢書·游俠傳》裏描述的樓護：

樓護，字君卿，齊人。… 誦醫經、本草、方術，數十萬言。… 學經傳，為京兆史數年，甚得名譽。… 為人 X Z 短小精辯，論議常依名節，聽之者皆竦。

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，長安號曰：「谷子雲筆札；樓君卿脣舌」，言其見信用也。… 為諫大夫，使郡國。護假貸，多持幣帛，過齊，上書求上先人冢，因會宗族故人，各以親疏予束帛，一日散百金之費。… 其居位，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。… 故人呂公無子，歸護，…

遂養呂公終身。⁸

傳記裏並未看到任何舞刀弄棒、仗劍除奸之俠情俠事，只有兩次散盡資財，周濟鄉戚或部屬，及一次不棄故舊、養奉終身之實錄；其餘值得一提的便只有博學醫籍、方術、儒家經傳，以致議論常依名節、聽之者皆竦動信服之文字，由此段文字看來，樓護確能推廣所學至其論議中，而收「聽之者皆竦」之效；劉勰說他是「博徒」，應該就是針對此點而發。而說「楚辭乃雅頌之博徒」，應是取楚辭能以文筆內涵、熱力、勇情，拓展「雅、頌」之淳厚精神，而使《詩經》之文學血胤得以過繼到後世的緣故。

以上所提兩種對「博徒」的新解，並不衝突，而有其同質性，即：一藉勇力、一藉辭力奉翼舊主或舊典，另闢園地，續傳新命。兩訓合起來看待《楚辭》，更顯《楚辭》的文學生命力之強健，展現出劉勰所讚揚的兩大特點：既推廣詩經內涵、發揚雅頌精神，又開拓漢賦寫法及六朝駢文筆境之樞紐地位。

叁、結語

劉勰之書不易讀：不易之故，豈僅文體為四六駢文，言簡意隱、潛氣內轉而已？其實若干專有術語之初

⁸ 《漢書卷九十二·游俠傳》：民64年，台北洪氏出版社新式標點本，第五冊，頁3706~3709。

關新用，兼含典蘊理、古義今喻，亦為難於逕解之因；而若註譯者對之輕忽、率爾，更易造就滯義礙說；「生言」為禮生之贊辭，「博徒」為博盪突圍之徒或弘廣主題之士；經本文之疏證通詮，而圓義可擷；不解者遽改「生言」為「片言」，謂眾《禮》籍只錄古儀之片言殘語；釋「博徒」為賭徒、浪子或賤者，謂楚辭比詩經卑賤莽浪；此皆望文生訓，浮泛拈解，而且築滯造礙，非唯遂負劉勰，亦恐貽誤後學。本文之作，意不在指摘眾註家之非，而在抉發劉勰書中深隱用語之微妙義諦；除用以惕勵自警，亦秉虛忱以就教於高明之方家。

參考書目：

1. 《儀禮》，清阮元編《十三經注疏》本。
2. 《大戴禮記》，台灣商務館「四部叢書」本。
3. 《史記》，乾隆四年校刊本。
4. 《漢書》，1975年，台北洪氏新式標點本。
5. 《六部成語》，1990，天津人民出版社據道光廿二年刊本重編排印本。
6. 《稱謂錄》，清梁章鉅，清光緒十年刊本。
7. 《文心雕龍註》，范文瀾，1971年，台北明倫影民初排印本。
8. 《文心雕龍譯註》，周振甫，1992年，台北錦綉出版公司。
9. 《文心雕龍新譯》，羅立乾，1994年，台北三民書局。
10. 《文心雕龍新註》，龍必錕，1996年，台北古籍出版公司。